



吕贝卡 与 葛蕾丝

周洁茹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吕贝卡与葛蕾丝

周洁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贝卡与葛蕾丝 / 周洁茹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7-2435-8

I. ①吕…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1373号

吕贝卡与葛蕾丝

LYBEIKA YU GELEIS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刘秋香 林凌珠
责任校对 岑诗楠
责任技编 梁立新
封面设计 蒙丹广告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设计制作 蒙丹广告0755-82027867
印 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
定 价 3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纽约啊纽约 / 003

吕贝卡与葛蕾丝 / 011

星期天到九龙公园散步是正经事 / 021

新界 / 034

旺角东 / 045

旺角 / 053

佐敦 / 064

尖沙咀 / 079

到广州去 / 095

到深圳去 / 111

到直岛去 / 125

到香港去 / 149

到常州去 / 163

到南京去 / 180

后记：我们都是飞来飞去的 / 197

纽约啊纽约

这个世界其实也不是那么大。如果你曾经在上海的一节地铁车厢里遇到你的小学同学，可是你们又不是上海人，你们的小学在距离上海几千公里的地方；如果你在中央公园遇到你加利福尼亚的朋友，你们早已经失去了联系，如果不是面对面碰上，你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她；如果你离开新泽西去香港，你加利福尼亚的朋友离开纽约去波士顿，你在香港遇到了更多的纽约朋友，而她在波士顿遇到了更多的加利福尼亚朋友……你只能说这是一个小世界。

我还是要来说翡翠，我说过她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心里面全是我小时候的人，任何女人都不能代替她们。我不会收回我说过的话。

我在离开加州的前夜吃了翡翠做的粥和馒头，那个时候她还不是我的朋友，她是邻居的朋友，她们共同种植花草和做辣子鸡。我去找邻居说再见，她把我领到了翡翠那儿，翡翠已经做了一桌的芋头馅馒头。邻居说你吃点馒头吧，邻居的样子看起来很伤感。

我拿起翡翠的馒头咬了一口，安慰邻居说我只是去纽约，不是去集中营。邻居说再拿一个吧。我说不要了，谢谢。邻居说那么你喝一碗粥吧。邻居让我觉得我即将到达的纽约的确可能是一个集中营。那个时候翡翠还不是我的朋友，翡翠继续做着她的馒头，她还浑然不觉。六个月以后，她也来到了纽约，并且住在中央公园的旁边。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有那一天，我们会在草地上碰面，然后我们要好起来，她成了我一个重要的女性朋友。

说起每一段往事都有些模糊了，如果你像我这样的年纪，心力交瘁，记忆都是破碎的，你也会对你的过去模糊。我只记得我离开香港的前夜，新港购物中心的三楼，我哭了，婷婷和翡翠，我当着她们的面哭了。婷婷默默地给我一张纸巾，翡翠抱住我，她比我瘦弱得多，可是她的手臂却很有力量，她说好了好了，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好像总是要哭，我实在脆弱，什么都承受不了。翡翠是完全相反的那种女人，她永远都乐观，她精力充沛，她有用不完的精力，她都不需要睡觉。她念完了数学念工商管理，只要有三十分钟的空闲她就做拔丝苹果，切苹果的间隙她给她的花花草草松土浇水，多下来的苹果她放进烤箱做派。你以为她一定累了，可是接下来她还要收拾房间，一边收拾一边给她的客户们打电话。她短头发，说话很快，她就是一个发动机。如果我的生活里永远有这么积极向上的榜样，我就永远不会杀了我自己。只有在翡翠那里，生命才会变得特别珍贵，最苦难的生活都可以撑过去。

在翡翠还没有抵达纽约的那几个月，婷婷是我全部的精神支柱。我在一个露天的烧烤会第一次见到婷婷，她的脸马上打动了我，我知道她一定会成为容忍我一辈子的朋友。不是每一个朋友都能容忍我，即使他们爱我。我相信第一眼的感觉，我说过我选择她们，是因为第一眼。

为了适应在纽约的未知的生活，我在网上认识了十多个很谈得来的女网友，她们全部住在纽约，我到达以后召集大家一起吃个饭，她们都说好啊好啊，可是最后出现的只有三个人，包括我自己。但是晚饭的气氛真是好极了，就像在网上那样，我们很谈得来。第二天我给她们打电话，其中一个关了她的电话，此后的三年都没有再打通过，说起来她的脸都有些模糊了，似乎是一张圆圆的厚嘴唇的脸，完全不笑。幸好另外的那一个接了电话，我清楚地记得她，她像月亮，眉眼间有非常多的哀怨。月亮说是的是的，这样的聚会真美好，如果人再多些多有趣。可是，月亮说，我给另外的那个女孩打电话，她为什么要关机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她昨晚回去的路上车坏了吧，要不就是她突然感冒了。月亮说可是我刚才还在网上见到她，我跟她说你好，她假装不认识我。我说你确定昨天晚上我们都清楚地付了各自的账单加上小费吧？是的，我确定，月亮说。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说。

我离开了网络的纽约圈，那样的女孩只要出现一次就让我觉得纽约的女孩都不是我能够理解的。再后来更多的纽约女孩出现，我才意识到那样的女孩实在也不算什么。

月亮一直与我保持平衡的关系，如果我去看她一次，她就过来看我一次，如果她看过我那一次以后我没有去她那儿，她就坚持不会再来。偶尔我请她吃个饭，完全我付账单的那种，她就一定要买个东西给我。这样的平衡，足够使我们的友谊永永远远，可是她突然得了癌症，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她很快地离开了我。

我像一个垃圾桶那样收纳了女人们全部的倾诉，当你决定了一个垃圾桶的时候你就必须喜欢垃圾。我收纳了全部：每一次与丈夫的吵架；每一次与前男友在 MSN 上的调情；吵架的细节，

包括耳光在哪个瞬间落下；前男友露骨的情话……她们让我觉得，她们的“衣冠禽兽”禽兽起来真不是人。她们经受的苦是那种，第一次以后，世界上的人都变了。我活在这些秘密里面，又不让我说出来一个字，对我来说真是酷刑。可是她们倾倒了她们的秘密以后她们居然后悔，她们甚至憎恨接受她们倾倒的我，然后她们远离我，她们不面对我就可以暂时忘掉我的知晓，她们以为我也会忘掉，秘密的主人不再出现我就会忘掉。我不会忘掉，我记录一切，所以你们在寻找垃圾桶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树洞不会说话，可是树会长出枝叶，每一片叶子都会说话。

月亮有着最惊人的秘密，真正的秘密，没有人知道，包括和她一起住在布鲁克林的婷婷。如果你想把你的秘密告诉婷婷，婷婷会阻止你，婷婷说请不要告诉我，因为我不能保守，请一个字都不要说。婷婷教会了我拒绝别人的秘密，婷婷说如果那些秘密使你痛苦，如果别人的秘密会伤害你，你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不。可是在此之前我得到了婷婷的秘密，婷婷的秘密足够伤害我了，我不能与任何人分享这样的秘密，因为我们似乎是受了一模一样的苦，我们像是站在镜子的两端，镜子破碎了，我们看到对方，我们以为看到的还是自己。

我不能记录婷婷的故事，如果我写下来，我就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我不写我的故事。难道我是一个写非虚构类故事的人吗？我把自己放在一粒米里面，我看到的世界就很巨大，可是我并不是一粒真的米。

有一些只是生活的习惯而不是秘密，比如翡翠需要投入多大的耐心在她那个慢吞吞的爱人身上，比如人人知道我有阅读障碍，却没有人认为这与我童年时被确诊了的注意力缺失有关系。

我们是朋友，我们接受彼此生活的习惯，我们也是集体的倾诉者和倾听者。月亮也许叙述了一些不平常的往事，那也不算什

么秘密，翡翠和我关于我们加州邻居的讨论，不是秘密，甚至婷婷每天开四个小时的车去上班究竟是为了什么，都不是秘密。秘密很多是男女的，羞耻的，脏的，令人不快的。我们之间似乎也没有脏的东西，完全没有。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知晓的最脏的秘密，秘密被转述了十遍，越来越脏。男女的事，老了的男人和老了的女人，丑陋，身材走样，相爱又死不承认，巨大的悲剧。年老的男人总是迷恋年轻女子，她们是他们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紧紧抓住不放。他们也不容易厌倦。上了年纪的女人总是令他们不安，她们精明，世故，她们是对手，敌人，她们又没有美好的身体。

纽约女孩吕贝卡邀请他去她的生日会，我说她没有邀请我吗？他说她又不认识你，但是你可以作为我的客人跟着我去。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小灵芝那儿，小灵芝邀请他去她的中国火锅会。我不能同时见到吕贝卡和小灵芝是因为她们互相轻视到无视，事实上这两个女人都是科学妖精，也许你见过美女作家，比作家美比美女作的那些家，但你一定没有见过像她们俩那样真正的美女科学家。有了网络人人都是作家，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科学家。如果这两个女人都在二十七岁拿到常青藤博士学位，文章上了《科学》杂志，她们还长得像章子怡，你还能说些什么？

大山细数小灵芝大学里玩手指的可爱模样我听了不只一遍，因为小灵芝实在聪明，什么都懂了以后没有事情做，只好玩手指，大山们额头冒汗抄笔记，一抬头，小灵芝玩着她的手指，大山们就被定在那个瞬间，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大山第三次开始细数的时候，他直接地说，小灵芝结婚了。大山马上就闭嘴，过了好一会儿大山说，什么样的男人可以娶到小灵芝啊？我不知道他做这样的事情是为了什么，他就不能让大山在青春河里多游一会儿吗，

就像他会故意地跟小灵芝提吕贝卡，小灵芝假装一时半会儿没想起那个人，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哦，吕贝卡啊。

我看小灵芝和吕贝卡各一眼，小灵芝穿繁花似锦的小礼服，吕贝卡戴《蒂凡尼的早餐》片头的礼帽。烧烤会结束小灵芝的花朵没有脏一朵，吕贝卡的礼帽却被下城的风吹到了两条街以外。第一局小灵芝胜。

吕贝卡在切尔西码头的生日茶会让我沿着哈德逊河找了一个小时，树枝形状的三层银盘和精致无糖的日本点心都没有能够补足寻找的分，再加上一桌全部讲英语的常青藤，十分钟就笑一次，我说你笑什么，他说不知道笑什么，他们都笑他也只好笑。

尽管小灵芝一月的火锅晚餐也让我们在夜晚的大雪地里走了一个小时，但是雪大起来的时候他握住了我的手，我就可以停在雪里面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发问，你还爱我吧？我要把“你还爱我吧”说得像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样我再收回来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他说爱啊，他的爱也像是真的，收起来容易。

是什么样的男人能够娶到小灵芝？如果你是六零后你就想一下莫少聪，如果你是七零后你就想一下陈晓东，如果你是八零后你就想一下罗志祥，如果你是我泰国的女朋友 AE，你可以想一下林志颖。就是这么一个大眼睛科学家，他娶到了我们的小灵芝。

大眼睛拿来冰冻果汁和啤酒，大眼睛说雪加露天阳台就是我们家的大冰箱。那个夜晚愉快又热闹，我们有火又有剁椒鱼，我们全部说中国话，小灵芝和我讨论如何钉出不会倒的宜家搁物架。这一局小灵芝的大眼睛胜了吕贝卡一桌活泼的常青藤。

可是我更喜欢吕贝卡，她是我留在欲望都市里的凯丽。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无法理解他的朋友们，就如同他的一个康州朋友，她打电话给他的前女友，听她在电话里倾诉，她打了不

只一个，她们说了非常多的话，都是他永远不能知道的。她打完电话，他就是透明的了，我可不喜欢他是透明的，好像我也是透明的了，我只能对她说，他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的，即使他之前是这样的，可是他不再是这样了。她客气地离我远点，她和透明的他说说笑笑，她偶尔会看我一眼，那种感觉非常不祥。

我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会打电话给我的前男友。兴许有这么一个，在我们拜访她和她那位著名的还没有成为前夫的丈夫时，她也给了我不详的感觉，可是她到底也没有对他做什么。她永远是我柔软的乡愁里的一部分，如果她要杀了她自己，我就会难过，真的难过。即使十年以后她和他在每夜都有的北京饭局里再次相遇，他对她说你在这个夜晚很美。她对他嫣然一笑说，你竟然过了十年才看到我的美吗？你竟然不知道我开了我的门只是因为你而不是她吗？他说我当然察觉得到，我只是不能表达，那个时候到底我们的身边还有一个她。即使听到这样的对话我也不难过，真的，我更不会杀了我自己，我从来就没有杀过自己，即使我要炒我的新书。如果她想杀她自己第二次，我仍然难过，真的很难过。

但是如果她遇到的是我任何一个中国的女朋友，我想她肯定会杀了她，她们都有点想不开，就好像我和她在讨论换妻的问题时她说她也许同意这个建议，但是她绝不同意换夫。她的丈夫和她一起经历过车祸以后就是亲人了，他们的车撞到高速公路的护栏，护栏断了，横着刺进车身，她的丈夫满头满脸血搂着后座满头满脸血的她拼命地叫。她已经恍惚，又被他叫醒过来，她伸手过去捞到了他给她买的LV，好结实的LV，一点都没有损坏，他们从LV里找到了整台车唯一能够找到的电话，打出了救命的求援电话。等待的时间里，他们抱在一起，他们都以为对方就要死了。最后他们谁都没有死，他们却是一起死过的人了，他们是亲人了。所以我们共同的朋友冲她的丈夫笑了一下，她就和她一

个月都不说话，她做得出来。我说你是怎么想问题的，换妻不就是换夫吗？她说哦。

我的那些奇怪的留在中国的女朋友们，她们总是令我想起我曾经有过的奇怪的生活。我用了好多年才把那样的生活彻底忘掉，可是早我十年去美国的婷婷都不能完全忘掉，只要你在中国一年，那一年就融在你的血里面，永远都不会丢失，所以婷婷她看你的眼神就既有美国的清澈又有中国的温良，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清楚又有力，无论是使用英语还是汉语。我曾经希望我是婷婷而不是我，那我就可以有海气味的房子，院子里有花。如果我找不到会烤羊肉串也会烤牛排的丈夫，至少我还有中国城的煲仔饭。

吕贝卡与葛蕾丝

1

我跟他分了，吕贝卡说。

都一百遍了，我说。

这次是真的，吕贝卡说。

我说真不真也不关我的事儿啊。

要不你俩试试，吕贝卡说。

我觉得我也不要在这个时刻骂她，她肯定是受了很大的刺激。
我就说，不用了，谢谢。

第二天有个人加我微信，说是吕贝卡的朋友。过了十分钟，他跟我说，他本来想骗一下我的，但是翻了一下我的朋友圈，还是决定跟我说实话。

我说你是吕贝卡的朋友，这一点肯定是。他说其实不是，他是吕贝卡的男朋友的朋友，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吕贝卡。我说，那你找我干吗？

他说，你需不需要一个男朋友。

我说，你也看了我的朋友圈了，我需要男朋友吗？

他说，我是一个医生。

我说，我需要一个医生吗？

他说，你要学广东话吗？

我就把他删了，虽然我确实是要学广东话的。

我还没找吕贝卡，吕贝卡自己就找我了。我说你有这精力，为什么不去职场上拼杀一下呢？

她说她正在拼杀，这点爱来爱去的小事儿不妨碍她的拼杀。我说那你也别扯上我啊，我拼的能力本来就不够，要再摊点爱的事儿，基本上可以去死了。

她说多可惜啊，那是个耳鼻喉科医生。

2

到了下午，我把吕贝卡干的这个事儿告诉了葛蕾丝。我本来可以守口如瓶的，要不是那个医生问我要不要学广东话。葛蕾丝说她正在上一个心理辅导课。

我说，啊？多久了？

葛蕾丝说，三个月了，早上的课讲的就是家庭建设，很有用的。

我说，我跟你三个月没见啦？

葛蕾丝说，可不是，三个月前是最崩溃的时刻，我已经把老公的东西都收在一个大皮箱里，摆在大门口，然后换了锁。

我说，所以你要去上心理辅导课，贵吗？

葛蕾丝说，贵，可是不上不行，人快要不行了。

我说，应该是要一起进行婚姻辅导的吧。

葛蕾丝说，我老公不肯啊，你们水瓶座都是神经病。

我点头说，尤其男的水瓶，神经病中的神经病。

不过我这三个月下来，葛蕾丝说，我发现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多一些。

我说，我不想再跟你谈这个问题了，你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是没有什么问题是一个人造成的，如果你家的老公还是不肯接受辅导，你就是把你自己进化成了仙，问题还是问题。

葛蕾丝说，好吧，其实我发现他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女人的问题。

我说，如果你上的心理辅导课就是这么辅导你，你怎么不去看韩剧呢，也能治愈啊。

葛蕾丝生气地说，我不看韩剧。

我说，那你去卖保险啊，又治愈又挣钱。

葛蕾丝生气地说，我不卖保险。

我说我以前认识一个新泽西的女的，她把她老公的衬衫都剪掉了，她把她老公的钱包扔到抽水马桶里了，她把她老公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门背后，然后使劲地踢门。她怎么不直接把老公扔了呢？

葛蕾丝说，扔钱包之前她把现金拿出来没有？

我说，好吧，至少你走出了这一步，把他的东西收进皮箱，摆在大门口，然后换锁。

3

你高潮过吗？吕贝卡说。

你高潮过吗？我说。

跟我老公没有。吕贝卡说，跟他有，所以我才这么放不下。

我埋头吃虾春卷，只有这一家的春卷做成长长的三根，放在一个玻璃花瓶里，搭配着一枝花。

之前的十年，都没有，吕贝卡又说。

我说，我也知道油炸的东西火气大，对身体不好，但我就是爱吃。你也来一根？

他也很努力了，但就是没有，吕贝卡说。

有没有很重要吗？我说。

你知道我每次做的时候都还要用工具吗？吕贝卡说，这样的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你知道中国的大多数女人这一辈子都没有高潮过吗？我说，还工具呢。

我们是在中国吗？吕贝卡说。

我们不是在中国吗？我说。

我怎么办呢？吕贝卡说。

你真要我说？我说，你真跟男朋友分吧，然后继续用工具。

这时候，猪脚姜上来了，端点心的阿姨扫了我俩一眼。吕贝卡戴着一顶巨大的毛线帽子，额头都遮住了。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如果没有做头发，她就只好戴帽子，如果没有化妆，她就只好戴大框太阳眼镜。

快补补吧。我说，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产妇。

你明知道热气的东西不好你还吃。吕贝卡说，你怎么不补补？

我说，我等下喝一杯凉茶就好。

吕贝卡说，女的怎么可以喝凉茶？太凉了。

我说我有时候真不把自己当女的。

所以你会问有没有高潮很重要吗？吕贝卡说。

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什么样的高潮能让你上了瘾？你这么上瘾为什么不试试药啊，药的高潮是做爱的高潮不能比的。

吕贝卡说，你这是闺蜜应该说的话吗？

我说，我这不是闺蜜应该说的话吗？我是一个中国闺蜜。我又补了一句。

还是吃一块姜吧。吕贝卡说，湿气太重。

4

葛蕾丝去了教会，教会的婚姻辅导力量更强大一点，所以不管是什么星座，葛蕾丝的老公都得去。但是葛蕾丝去了教会以后就不大理我了。沉陷在黑暗中并不是你的错，但你还很享受，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她是这么说的。

5

你有没有假装过高潮？吕贝卡说。

你有没有假装过高潮？我说。

不装怎么办呢？吕贝卡说，不装他就一直弄，弄到你生无可恋。

装了他就信了？我说。

跟情人就不用装。吕贝卡说，他会让我有，直到我有。

你是盼着你老公知道呢，还是盼着他别知道呢。我说，越毁灭越快乐是吧。

我爱我老公。吕贝卡说，我只爱我老公。

在外面做完，回家再做的时候就会好一点？我说。

不就是这样，吕贝卡说。

不还是没有高潮，我说。

我爱我老公，吕贝卡说。

我是一个医生吗？我说，你这么为自己辩护，或者你只是需